



紫芝園漫筆

卷之三

服部文庫
イ17
54
3



之園
後
筆



紫芝園漫筆

信陽太守純德夫著

諸字之為語助在句中者之於二字之合也如今年錯諸枉吾
面諸夫子之類在句末者之乎二字之合也如山川其舍諸
堯舜其猶病諸之類小爾雅曰諸之乎也此其證也

有代二字以一字者如之於之為諸之乎之為諸何不立為
益不可之為已而已之為耳如此之為爾皆代二字以一字
也事物紀原曰似西國之二合蓋切音之原也

子產之言曰無欲實難知人情者莫^莫若子產又曰人心之
不同如其面焉知人心者莫^莫子產此皆可謂知言也

雜字
脫焉字

忘說若字

晏子春秋內篇有逢於何詩合葬其母於路寢臺下事外
篇作盆成造以為孔子門人孝子順弟據孟子則造乃為
孟子時人不知是一人耶二人耶恐外篇誤焉
左傳曰自鄆以下無譏字杜氏闕的訓今詳文意譏猶
評也若以為諷刺則失其義矣國語夙沙釐曰臣委質
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韋昭註委質也士質以
雉委質而退委質之辭唯韋昭得之

趙宋將亡君臣播越海濱端宗崩于舟中于澗州陸秀夫
立帝昺甫八歲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舟中庶事疎略
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而立如治朝雖勿遽流離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太宰子曰愚哉陸秀夫人之
浮于海也式微莫甚焉誠宜寢苫枕干憂寐不忘戰鬥
豈宜儼然正笏哉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言時脩其道也為秀夫者宜專讀兵書論兵法以求攘
夷克復之策何用大學為可謂不知務哉史氏乃稱其賢
何哉

右笠原先生者以詩名于京師嘗作失鶴詩曰化禽一旦
出塵衢絕境空餘老腐儒千里搏風橫碧落九臯映月
向仙都松巢影動猶疑在蕙帳眠驚誤似呼遺愛未
全忘旧主別來引夢入方壺余以宝永甲申遊京師僧

雲峯師者笠原之徒也。余因問笠原詩焉。師時誦此詩。余曰：此笠原詩乎？師曰：然。余曰：此非詩學大成品題之詩乎？師輒然。迨享保癸卯，有真海師者，至自京師，見其所識，盛稱笠原先生良真。師因循見其詩，海師出此詩以示之，真師蓋無譏焉。他日語余此事，而曰：失宦詩何如？余曰：此余二十年前所親視也。嘗聞笠原作詩，非得意不教以示人。豈二十年来更無他作邪？度彼已六十左右，則是一生佳境，不出乎此耳。然其以詩名聞於海內，何也？世多吹聲之徒，而虛譽之動人也。噫！吾聞之笠原先生自言，記唐詩二萬首，若其信然，則是

人之於詩，可謂無知識矣。宜其拙於自運也。

相弓載子，復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子復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焉。家語載子復，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子復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孔子於二子皆曰：君子也。二昏所記事相似而不同。子張、閔子其人既異，子復一人而相弓，曰：哀未忘，家語曰：哀已，足，是何相反也。讀者惑焉。余謂二昏所記本不事而有異，同記者

誤耳。今以子復平日言行夷孝之除喪而哀未忘。近其
本色則相弓之信也。子張堂。子張子至孝。二字之事皆與
其性行相似。則二昏未可的知其孰信。雖然家語晚出恐
可疑耳。

中庸哀公問政章家語亦載之。而文多於中庸。祖來先生
謂中庸是原文家語則後人因附益之耳。愚竊謂家語
乃孔子本文中庸則子思因修之而變其繁也。何以言之。
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子思引之
而增減數字。其義卒異。蓋子思著書不必守孔氏舊文
爾。尚政亦猶是。

夫差之怨
越王者也
有可耻之
事而耻之
者何限未
聞有若

禮之用和為貴。用以也。禮記儒行亦有此句。則用正作以。
朱子以體用之用解之。非也。孔子之時。豈有體用之語乎。
吳王闔廬死。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越王勾踐反國。懸
膽於坐。臥即仰瞻。嘗之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自古居父母
之仇者。何限。未聞有右勾踐之於會稽。誓之耻者也。是故
夫差能脩怨於越。句踐能雪耻於吳。然句踐能聽于范
蠡。以收其全功。夫差獨不用子胥。以卒取敗。何哉。志之不
立。而不能酬其初心。始夫差者。亦往々有之。不可不戒也。
佛唇叔氏之遺教。故謂之叔典。不必皆叔也。亦不必皆

成于釈迦之時。蓋多其徒。所撰而其成亦在後世也。據昏中所稱。釈迦者中天竺摩竭陀國之人。父曰淨飯。乃其國酋長也。母曰摩耶。以耶輸多羅為妻。羅睺羅其子。釈迦小字悉達。十九歲家為僧。名曰瞿曇。三十成佛。陀号曰釈迦牟尼。明智有德者。謂之佛陀。其方言也。猶中國言聖賢也。成佛之後。行道垂教。四十九年。在世凡七十九年而死。有弟子阿難。迦葉。舍利弗。目犍。連須。菩提。富樓那。憍陳如。槃陀伽等。傳名者十數人。此字錄無疑者也。他則寓言十九。如所謂彌陀。藥師。毗盧。遮那。普賢。文殊。觀音。弥勒。不動。愛深等。皆以名人之德行耳。非實有是也。如書中所

記奇怪非常之事。及地獄天堂之說。亦皆寓言也。彼其道專在導蚩々之氓。故為是妖言。以神其事也。已要之夷狄之道。乃爾。

佛書之為寓言也。觀於密教之書。可見矣。其旨甚明。密教者。釈氏室中之秘也。故謂之密教。又謂之真言之教。

莊子之寓言。奇而可悅。佛氏之寓言。陋而可厭。或曰。此其文字異耳。非釈迦之陋。乃詛者之罪也。余曰。不然。其立言本不如莊周之高。高欽

寓言之工。莫若莊子。佛氏雖為寓言。不及莊子遠甚。大抵莊子之與佛。世論其文詞。本有高下之不等。周之所

所
叙論皆理之所有其奇故足悅人所以為勝也佛氏言理
之無以張大其事夸詡之談祇足以起人之疑心所以為劣
也

莊周撰出許多人物之名多無意義叔氏亦撰出許多
佛菩薩鬼神人物之名除梵語外皆有意義且其名義
皆鄙俚可厭此亦莊叔之優劣也

莊子之言雖奇而不逃事情佛氏之言怪而遠於事情
或曰叔曲若使莊周為脩其辭何如曰亦有可觀焉惟竟
不如其家言之奇爾其以設心不同也莊周志於高遠者
莊周之道自揚子來獨善其身而已志不在斯民也浮屠

似墨子以喻愚民為事也

莊子不患人之不已從佛氏唯恐人之不已信

莊子用智佛氏用愚莊子與智者言佛氏與愚者言佛氏
開口言信信自愚出愚也者信之本也莊子不欲誨人以天
下之人為愚也故曰用智佛氏欲舉天下之人誨也唯恐其
不愚故曰用愚或曰佛氏亦言智曰佛氏固言智彼自智其
智耳非君子之智也不然彼豈能信其道乎

莊子多實言少寓言而寓言如實言言理之所有也叔曲多
寓言少實言而實言如寓言言理之所無以為方便也
聖人之道本於人情匹夫匹婦皆樂其樂無有外慕其有

外慕者不免于戾。此謂人各其^事各子其子而國治。叔氏
違人情而立教。是以學者不能安其道。今之為浮屠者。雖
以其道自高于世。然于人倫不能無慕焉。雖口道其可厭
而心竊羨之。夫其所以不敢改業而歸于人倫者。一耳其
利一惡其聲。是以愁守其業。終身焉耳矣。何以知其然。曰
以人情知之。人而無情。何以為人。叔迦牟尼亦人也。
人之自為僧。是自^宮也。以子為僧。是宮其子也。鈞於不孝
矣。而宮其子為甚。兼不慈也。

人有少說浮屠而自棄為僧者。及壯必悔。有父母命之為
僧者。後必然。父母此皆可憫也。如此者宜聽其還俗。然僧之
還俗者。父兄羞之。鄉黨賤之。此亦父兄之過。而鄉黨之不仁也。
東都淺州里有鬻穀者。大口氏生六男一女。皆棄諸僧。而以
其從子為嗣。此亦世之一怪事也。

士大夫之家。罕有棄子於僧者。庶民乃多有之。以僧能致貴
也。蓋士人之子。生而在民之上。是以無羨於僧之貴。農工商賈。
雖富而不得與士齒。是以欲貴之心。甚於士。而人之致貴者。莫
若僧之易。故以子為僧。欲假僧之貴。以耀己宗也。此則我東方
之弊俗。庶民無仕進之路。故也。

叔氏常誨人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浮屠亦未始不欲人
之善也。惟其所謂善者。或非善耳。以其棄人倫。外國家。違

仁而立道也。是故教莫先乎人倫，道莫大乎仁。凡佛經首有如是，我聞一句，我者阿難自我也。言我聞如是也。此俗語也。叔氏云：凡佛經皆阿難所記，初未有此起頭。叔迦將終，因普慧菩薩之問，遂命阿難每經之首冠以此句。事亦或然。惟不知梵語此句本為何詞也。今誤之為如是，我聞，則凡叔典所記，盡為阿難之所聞也。夫叔迦之言，誠阿難所聞也。固宜以我聞述之。然叔典所記，豈帝叔迦之言哉？記其行事與當時奉佛教者之事，為詳。是故每經如是，我聞句下，必言一時佛在某處，與某人說其法度。某人云云。凡此皆為阿難所親見之事。而今一切以此等事，及在如是，我

聞之下，則是阿難為不逮事叔迦之人也。此大失其義也。余嘗與一浮屠論其事，其人未以為然。余曰：近時我國俗間有弄傀儡詞，謂之淨瑠璃。取古人之事，而演其義，以為戲。其詞必以薩鐵謨宋濃訥致七字為發首。此倭語也。薩鐵謨發語詞宋濃訥致其後也。合七字言之，猶中國人言然後也。此七字在倭語則不失其為首頭。若誤傀儡詞為華語，而以然後二字為發首，則不成文理矣。余惟叔典起語亦猶是。夫故叔夷言者，當不拘其本語意義次序，舍其雜通者，而取其大旨以為之辭，是為得之。若欲言言而誤之，句句而通之，則反失其義矣。如叔典可以見，而其後不知已。

佛經去一時佛在某處一時猶言一日也此必當時俗語
余嘗謂佛經當去如是我聞一時六時時直自佛在起則
起語突然有氣力

叔氏以書寫為上善書寫者寫佛經也古未未有印行唯
書寫可以示遠傳後故其功大於誦誦今者有印行印以不朽
之且書本不若刊本之少訛則何取於書寫之煩故今之寫經
者不知時而不通變也

高僧傳載漢武帝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諸東方朔對
曰可以向西域梵人及後明帝時天竺僧法蘭至帝問焉蘭
對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唐宋之間昆明池

應制云燒劫滓泥灰則此事也按管子曰徒山十九施百三十
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可得泉然則地中有一種土如
灰者也昆明黑灰未知信否若果有之則所謂灰壤也已傳
傳之誣不辨而明

叔氏之徒有悅莊子者曰莊子似佛予應之曰否莊子之與
叔相反猶水火寒熱兩不相容曰甚矣子之言吾未之信
諸聞其說予曰叔氏用愚莊子用智一相反也叔氏與愚
者言莊子與智者言二相反也叔氏患人之不已信莊子
不求人之聽已三相反也叔氏輕生而棄身莊子惡死而重
生四相反也叔氏欲舉天下之人誨之莊子以天下之人為不

足教五相反也。惟莊子好寓言而和氏亦多寓言，是其相似者也。莊之寓言言理之所存，和之寓言言理之所無，則亦無不相反。子獨以為相反，不亦過乎。

莊子寓言百端皆理，是以人悅之而忘其虛誕。蓋周欲發其會中之蘊而慮空言之不足服人，故引事以實之。此寓言之由也。然寓言者必甚言之，乃為痛快，所以入于虛誕也。夫立言欲實，苟近於實，即寓言奚不可。必甚言之，則反離實，尤不可為也。故孔子無寓言，寓言而有益，則孔子必為之。

李斯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人多誦之，以為名言。不

知其原出于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深；太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見形勢解篇。管子之言，質李斯之言稍文，其然乎。

綦毋潛宿龍興寺詩，于鱗取而入選。後人議之，余謂潛盛唐名流，此詩固不甚佳，意者一時宿僧院，其境與人皆無凡致，可詠而已。獨愛其禪寂，於是賦此以寄興焉耳。要之雖非潛之得意，然其韻度亦未失為盛唐也。今人平日遊寺，無他勝概，而賦詩者多舌未得趣，若然者，做潛所為，則為之無難，是亦一益也。故余不敢瘞之，惟不知滄溟何意取之已。管子言親民之道，曰：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然，厚遇

不

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此亦親民之道也說大學親民不必作新民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祿翁說至壹是絕句壹是者壹於是也弟子職曰一此不解一此亦壹是也朱子以一切鮮非也則此二字為俗語矣

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延清邨山賀李真回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尋遊巫嶺曰昨日晁即採藥還井即今日又遊山山中芝草知長短玉笥流雲可重拳近日縣次公送子知之參州曰休唱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

西

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兩而字乃之字之意言有威之可畏有儀之可象也古人之語亦有如此者樂記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物斯須不莊其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二而字皆則義也

匪非也亦有用為弗字義者如夙夜匪懈彼交匪敖匪用其良皆不可訓非也蓋匪弗音之轉也無字亦有不字義者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皆非有無之無也故禮記三年問曰無易之道也鄭註無易猶不易也如此之類亦不可不知也

毋無古字通用善說書者識之朱晦菴必謂毋為禁止之辭
泥年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未見我乎唯一亦字見責樂正
子之意年

酒能行氣故少飲則發人智多飲則昧人智世率以狂藥
目之者非至論也

君子之仕為行道也仕者必有祿仕治治朝而受祿焉固
其所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憲問耻子曰邦有道
穀邦無道穀耻也邦有道而穀焉乃君子之常也若夫
邦無道而穀焉君子斯為耻年故曰邦無富且貴焉耻

也朱子能以邦有道穀為可耻謬年若然則為君子者
將何時而穀哉

胡元武宗至大四年遣宦者李邦寧親奠於孔子邦寧既
受命行礼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
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接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
良久風息乃成礼邦寧因慚悔累日太宰子曰大學者禮
儀之所出親奠者國之大典豈宜使不正之人行之乎邦
邦寧之見是變也天威亦明哉孰謂鬼神可欺乎

元順宗國宗徽宗盡稱善字士燮進曰徽宗多能惟一
一事不能帝向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其身廢國破

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為君，他非所尚也。太
宰子曰：善哉言！自古人君當守文之時，不能治其國家，以
致危亡者多矣。雖事不同，皆由不能為君故也。孔子曰：為
君難。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良也者，能為君之謂
也。峻，蒙古人也。吾觀其言，可謂有識也。卿使宋人以此言
進其君，尚亦有補焉。乃其所為進言，不過經生之談。至於君
臣俱宜寢苦枕干，以謀復國，讐雪國耻，而有以誠意正心
之說進其君者，抑何以不知務之甚也。宋室之不振，豈不哉宜
蒙古人名皆不可曉。戎狄之語也。其中亦多置字者。如晚、峻
峻、雪、奴、達、保、又有可曉者。如觀音保、三寶奴、五十九

此蓋誤為漢語也。然其名殊奇怪可笑爾。

恐誤晚字

尤傳云：鹿死不扣音。杜註音所，林蔭之處。古字聲同，皆
相假借。此杜氏誤音為蔭。吳都賦云：鳥不扣木，獸不扣音。
與林陰岑叶。魏都賦云：栖者扣木，雉者扣音。與林臨尋陰
深森潭沈陰箴禽禁叶。此二賦皆用左氏之語，而音字叶
平聲。又鼃錯之錯音措。潘安仁西征賦曰：翻助逆以誅錯。與
窠郭謹博惡叶。此以錯入聲。古人詞賦亦有此類，不可不知也。
揚子雲之賦，當以甘泉為第一。
詭射雉賦，見潘安仁之才之優矣。兩居賦序，雖非古文，亦
自可觀也。

木玄虛海賦郭景純江賦魯衛之政也俱是甘泉之流也
謝惠連雪賦調不甚高以多儷句也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賦中之近體也直是唐詩調熟
此則詩可言矣

鵬鳥賦詞原出於歇冠子見李善注

高唐賦曰增震天之礧注又曰巨石溺之之逸澗兮又曰洪
波注之洛滴神女賦曰願尽心之倦之此四之字皆詒助詭
如以又高唐曰雲興聲之霈神女曰拂墀聲之珊之此二之
字亦皆詒助兮字凡賦中間有此類亦不可不知也

神女賦序曰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二

玉字今六臣註誤作王其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二
王字誤作玉又其下王對曰云々玉誤作王又下文王曰狀如
何也王誤作玉又其下玉曰茂其美善云々玉誤作王最後王
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疑王至是王五二字始正
若從今本則為襄王夢神女矣此猶可言也白玉與玉對
曰君臣之辭兩失之其為誤也審矣或曰然則古來以楚之
王之夢為故事何也高唐賦序不曰乎昔者先王嘗游高
唐急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此楚王之夢爾孰謂襄王夢
神女乎

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王之字並讀

如於又曰雷余襟之浪浪又曰鳴玉鳶之秋々又曰神高馳之
颯々又九章曰雖僻遠之何傷又宋玉九辨曰心南憐之慘
悵兮又枚乘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茵此六之字皆詰助無
意義也

攻乎異端物先生謂異端猶多端是也家語曰然政在異端
乎亦與此義同宣晦菴所謂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
墨者哉大學引秦誓斷々兮無他技鄭康成曰他技異端
之技也異端字義如斯而已矣

宋儒言異端以同異言耳同異之辨起自公孫龍孔子之時
寧有之邪

石子何故畏天命天活物也其體至大其位至尊人物莫能
敵之其命靡常不可以理推不可以智測故君子畏之詩云
昊天已威此之謂也宋儒謂天即理也妄矣哉夫理死物也
理者物之脉理玉石及木皆有肉亦有之雖有麤細顯微焉
麤者顯者人皆見之細者微者唯達者推而知之無不
者也死物故也以是秋天無天者也天豈容秋哉詩云彼蒼
者天此之謂也宋儒以天可知故以理當之夫天可知者日月星
辰之運行有常度可推測也至如風雨雷霆雪霰霜電與
夫水旱之時臻疾疫之時行豈有常数哉如其日月星辰之
運行雖有常度亦未始不有小盈縮活物故也是以曆象貴

測驗宋儒以天可知。豈知天者也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宋儒之謂夫。或曰宋儒豈不畏天哉。曰然。宋儒固畏天矣。惟其不知天之為活物也。是以其所畏特死物之天耳。是豈真畏天者哉。古之君子乃畏活物之天也。曰其說何如。曰有仕於是。而其君威嚴以臨之。則必畏而敬之。其君死而在殯。則如之何。曰亦必畏而敬之。曰人生有喜怒之情。人君之喜怒。臣下之福禍也。故人之畏其君者。畏君之喜怒也。死則無喜怒。何畏之有。惟為臣之道。不敢死其君者。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宋儒之於天。敬之則有畏之。則亡。雖然。宋儒視天如死物。則其為不敬亦大矣。

天動物也。人亦動物也。故曰人肖天地。

人動物也。故無晝夜。除睡臥外。不能須臾無事。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之謂也。故人不可以無事。禮樂事之正也。人苟無事。邪心所由生也。博奕雖亦非正事。尚可以自娛消日。故曰為之猶賢乎已。

可。赤子無知。斯須不睡。則手足運動不已。是以見人之為動物也。

習坐禪。或問浮屠之習禪者。儒之靜坐者。不為能無事乎。曰人心亦動物也。心之官思。以思為事。心有思則四體可以已。所謂坐禪之僧。靜坐之儒。心皆有思。所以能無事也。曰坐禪之僧。靜坐之儒。習不動心者也。天豈有思乎。曰人心不能須臾無思。

動物故也。彼習禪淨靜者，欲制心令不動，惑其心，豈如火之可撲滅哉？若果撲滅其心，令如死灰，然則必不省人事，是為去死不遠，將何所用哉？是故聖人不言治心。孟子乃始言之，為後儒作誦也。浮屠之治心，又甚焉。要之不如心之為動物故也。古者經傳或以朱墨別之，孔安國孝經序曰：朱以堯經，墨以起傳，是也。後世不必然，或以字之大小，或以行之高低，別之，皆所以使於覽者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安國之語，見孝經序，人多誦此語，而不詳出處。此千古格言，不可不知也。

刑
孔安國孝經傳乃祖之遺訓也。故其中多格言。身體髮膚，弗敢毀傷。孔氏說以為能自保完，而無刑傷，極是。蓋以古之刑言之，劓則官傷身也，剕傷體也，髡傷髮也，墨傷膚也。人之子能保其身，不陷于刑戮，然後可以

圖立身揚名，故以此為孝之始也。後儒類以過失之傷言之，非是。如必以過失傷身為不孝，則是不能出仕矣。此至當之論。吾聞諸物先生云。

韓昌黎原道，以博愛為仁。宋儒非之，其說未詳。按孔安國孝經傳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此孔氏之遺言也。昌黎豈本諸此歟。

孝經傳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純謂此乃格言也高行者無尚鳥之謂也傳又曰禮以強教之樂以悅安之強安二字道禮樂之情尤的切真所謂知言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樂五聲之主溫滌人之心使和易專一由中情出者也故其聞之者雖不識音猶屏息靜聽深思遠慮其知音則循宮商而變節隨角徵以改操是以古之教民莫不以樂以皆為無尚之故也孔氏於是乎可謂善言樂矣非知樂之情者孰能與於此凡禽鳥昆虫以冬蟄者常也唯鴻雁之屬乃以夏蟄且衆

鳥蟄處近鴻雁蟄處遠是為異也俗說以為燕雁皆有所如謬矣月令仲秋玄鳥歸鄭康成註曰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君此說誠善世俗何偏於燕雁之去來怪之邪

趨事者尚敏學者亦尚敏周禮三德敏居其二孔子曰敏則有功如夫子見矧子而問官名焉可謂敏矣

學者當務抄畧抄書有五益焉記事一也便於考閱二也識字三也因習書四也詳本書五也東坡詩云白首尚抄書古人率如是凡抄書必當楷書整齊不可胡亂草書多見學者非惟急必疎故當其抄寫也每草書以省勞曰且如此

已無異日吾將改寫及其漸以多筆也日不給暇則不復能
改寫經年視之雖其手書尚或雜識自己既然况他人乎
蓋真字之端正尚有魚魯之誤焉况草字乎夫字所以
紀事也字而雜識是不濟用也故草字特玩具耳非所以
記事也

史記稱孔子晚年好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以仲尼之明睿而其勤如是今人乃不能乎尔其
所讀之昏新知手未觸而曰書雜說也義雜明也噫其果
雜說雜明耶此之謂不務于勤物先生解中庸謂生知安
行雖衆人亦有之學知利行困知勉強雖聖人亦有之純

詣此說甚有理蓋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是生知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夫婦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是安行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也大抵生知安行者所謂不知
而中不思而得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學知利行困知勉強
者所謂挾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
與誠之者其功利等故曰一也此子思之旨也唯此義也自
漢儒以下人未之識而徠翁始發明之真可謂千古之卓見
也已宋儒以為以之氣稟不同故有此三等豈得子思之旨
者哉

枚乘七代說客之談耳特其為體新奇措辭極工是為不可及也真所謂前無古人者也後之仿其體者唯曹子建七啓可以亞之張景陽七命措辭整齊且多對語雖極富麗故不及陳思况於枚叔乎自餘昭明所不取故不論及也

衡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與療音義同見李善文選註今人說音洛非也字彙力弔切音科同療今人蓋不知也

臧文仲居蔡蔡者人君之守龜也天子及諸侯居之大夫不得居之故禮益曰家不室龜家謂卿大夫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御及坩出尊崇坩康左疏并天子之廟節也文仲以大夫而居蔡飾其廟以山節藻梲皆僭上

犯禮以孔子以為不知也朱子謂為藏龜之室而山節藻梲不務民義而諛瀆鬼神謬哉人君居守龜必藏諸宗廟何有所謂藏龜之室者乎真無稽之言也禮器又曰管仲鏤筮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朱子豈以為管仲亦為藏龜之室乎

卜筮者所以受命於先祖也故龜策皆藏諸宗廟然天子及諸侯兼用卜筮自卿大夫以下不得用卜禮器曰家不室龜白虎通言筮長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筮無貴賤皆用之也蓋古者大事卜之小事筮之大事謂國之大事謂建國定都郊祀出師之類是已卿大夫無有大事故

不用卜也。朱晦菴論語注曰：臧文仲為臧臯之室，易筮儀曰：「地潔處為筮室，不知臧之廟中而欲別為之室也。」不善讀昏之過如斯夫。

劉越石勸進表，述事情極明白條暢，可以諷詠，真得表體矣。惜儼語為之累耳。

諸言故事者，皆以筆耕為唐王勃之事。按文選任彦升為萊揚州，作薦士表曰：「既筆耕為養，李善注引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投筆歎曰：『大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封侯安久筆耕乎？』是則筆耕之言出於東漢也。後人何捨此而以子安為言耶？」呂延濟曰：「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

從

叔叔課吳王書，譬喻的切，款款懇至，千載之下讀之，猶足以感悟人心。而吳王不肯聽，徒何耶？忠言之難入如斯夫。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言，都尉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笳同音。其文曰：「時都尉訪車子，年始十四，按車子字出左傳，都尉官名。薛訪都尉姓名，車子者訪之僮僕也。五臣註李周翰曰：薛訪車子姓名，豈有以都尉兼車子者耶？且都尉薛訪車子不成文，理韓註可笑。」

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人情也。情實也。處事以實，無所勉強文飾。非直而故曰直在其中矣。朱註以理言，何得以逆順言之哉？理字之害乎道乃尔。

之非也。凡虛云者，以逆順言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史記燕世家曰圖窮而匕首見窮猶及也魏文帝與鍾大
理昏曰繩窮匣用窮字義正與史記同

東都護國寺有僧尊融者住焉院有柿樹結子融甚愛之
未敢摘取一日有人偷之融怒即命斫之曰以此微物而吾愛
之別人偷之偷者固有罪吾又怒之則其過大矣物之為累如
斯夫遂不復栽果樹

滄浪之水孺子歌之孔子聞之以為自取之漢父歌之以道與世推
移孔子意主於水漢父意主於濯者同一詞而取義之異如此凡說
詩皆當具如是之活眼也

趙喜真與嵇茂存書李周翰摠于宣晉紀定為呂安與嵇康

書公詳本文通篇氣象豪宕造語偉麗自非安與康恐
不似于斯蓋仲博者叔夜之所善也景真豈亦有仲博之才
乎

李陵答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
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
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丘希範與陳伯之
書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鸞亂飛見故國
之趨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
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悟也將軍獨無情哉希範語
明摹倣李陵也惟陵自叙其所見希範寫伯之所懷以

感動之而二子皆善造語。但叙景而情在其中。讀之令人不勝悲愁之情。真文字之妙也。

井田者先王之制也。秦孝廢之為阡陌。商鞅之教也。封建者聖人之所以守天下也。始皇廢之為郡縣。李斯之教也。夫二子者非聖人而後也。遂遵行其法。莫之能改。芒之宇宙。受制於秦人。不復知有先聖王之道於今為然。由此言之。二子亦非常之人哉。司馬長卿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如二子所為。習之非常。則可謂之非常之功。則吾不知也。

學而時習之時。謂少壯時也。人事必有時。學猶無時哉。如內

則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記言男唯女命。男擊革女擊箠。六年教之數。學之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孝。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昏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淳行孝悌。博學不教。行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皆及時習之也。蓋古之學者。誦詩昏之文。肄禮樂之業。講射御書數之藝。必於少壯之時。為其成之易。而入之深也。夫人少學而及時習之。勤而不惰。何患不成哉。其苟成。吾我心

則說故曰不亦說乎人常能學而不能習也學而不習未
有能成者也雖習而不及時則其成必難也故學記曰時過
然後學則勤若而難成若然者何說之有是故人不可以
不學學不可以不習習不可以不及時夫一失不可再得者
時也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豈不哀哉是故學
時習之為貴此乃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不可不知也朱註
以時為時時之義及所引程氏射氏之說皆謬不可從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中庸曰或困而知之困窮也言困於
一也困而學之者言必有所困然後學之也困而知之亦
然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一諱為笑焉晉語可謂困之矣

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可謂知之矣又如魯孟
子從昭公如齊不能相禮歸而病之乃講學之苟能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遺言使其二子從仲尼學事見七年亦可謂困而
學之也若夫困而且不學是無耻者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曰學之曰知之其義一也說者以因為勤苦之義則
困而學之為困於學也朱子於中庸不解困字於論語解之
曰困謂有所不通是朱子亦以為困於學也予謂困而學困
而知之非字困猶或可以勤苦言之至於困而不學之困決不可
以勤苦言之大抵困字無勤苦之意朱註雖不明言勤苦
然謂因為學者之困則是勤苦之意也已豈不謬哉字義

之不明也其害大矣學者慎之

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亦因而知之類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註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此說得之故朱註亦取之余按家語所記夫子答子路語與此同彼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意則明備疑論語脫一弗字

愁康與山濤絕文書語涉猥褻而不鄙俚言務詳盡而不冗長要之極口嫚侮巨源而意不惡故巨源不怒也實晉人之奇特者也雖然巨源之不怒乃其所以為長者也不則所記譬喻所以拒絕巨源不恭已甚故非君子慎言之

道也康之卒不得其死宜也

海中作者曰亦皆昏字蓋昭明原本如此所以尊先賢也近日坊本乃有昏名者恐失太子之意矣故不可從也梅詵生字彙引選中之文必昏作者之字是得太子之意者也聖人之教禮樂為至不急不暴優而柔之饜而飲之使人常在法度之內不自覺其遷善者唯禮樂為然禮以防淫樂以道和則亂何由起哉孔子曰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子夏問顏回之為人奚若孔子曰回之信且於丘孔子稱

顏淵不以他德而以信。此意至矣。所謂不違如愚於我言無所不說者，非信也。欬信之德大矣哉。人之於學也，學之則易，習之則難。學而不習，則無以成其習而不強，則無以及人。其強而不勞，則無以見其功矣。孔子語子路曰：不強不達，不學無功。孔子以子路好勇，故欲其知所用勇也。詩曰：暨于文王，令聞不已。惟其暨，所以令聞不已也。

孔子之為師也，名門弟子是師之尊也。後之為師者，則不敢以名門人師道之不及古也。責學予則有責，在朽木之喻。且曰：於予欬何誅責，其不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責曾參則有參來而謝之命，皆見師之意，所以懲創之也。是師之嚴也。後之為師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二也。顏淵死，則有天喪予之歎，哭當之哀。夫子路則天祝予之歎，覆醢之命，向伯牛之疾，則有亡之命。其夫之歎，至其餘諸子，亦視之猶子弟然，是師之親也。後之為師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三也。是故師之所以能為師者，德也。曰尊曰嚴曰親，三者父之道也。故謂之父師。少師，此其美也。夫以彼人也，我亦人也。鈞是人，而獨有父道焉，非德而何以能然哉。故師不可以不德也。孔子指子路不尊親夫子，而子路獨為尤甚，何以言之。子見

書曰父

南子則子路不說公山弗擾召子欲往則子路亦不說曰未
之也已弗與召子欲往則子路亦誦前聞以難之從夫子絕
糧於陳則子路獨愠見凡此皆雖未深知夫子之心而其為
夫子憂慮莫不周至譬猶孝子之於父母也故及其死也
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豈不信乎詩曰予
曰有崇侮如子路者真所謂御侮者哉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諫諫字王肅無
明解按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諫東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鄭箋曰風化風行於諸譬
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象之官商相忘也諫諫亦依違

不直諫也又曰尚文選註曰諫諫也言諫人曰諫諫諫以為
諫也合二說而觀之諫字義可得而言也惟大序一
所以解風字則諫諫與諷諫無以辨也然五諫別有諷諫
則諷與諷故當有辨焉此字義之所以難識也

商鞅見秦孝公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乃以富國
強兵之說進孝公大悅蘇子瞻曰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
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
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衛之君說不能足
矣則舉國惟吾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輟
變以徇人乎蘇子所論甚當可惜鞅之胸中之秘矣

惟夫若班孟堅之言曰高鞅挾三也。以鑽孝公一鑽字說
鞅之為術。無有遺意。且造化之筆哉。由此觀之。蘇子之
論不亦冗長乎。

陸士衡豪士賦不載於文選。其文何知也。其序雖昭明
取之。余亦未之甚愛也。要之非機文之至者也。
王元長曲水詩序四六中之傑作也。

平六將軍信長使天龍寺僧策玄作安土山記。玄固辭以
弗能。因薦岐阜僧玄真能文。於是使真作之。真乃下記
乃之言律詩一首以獻。賜與金百兩。衣三襲。公曰。玄
能讓。亦賜之金。我各百兩。衣三襲云。予一。海。所為

記及詩。笑。文章所以。朽人之事。

亦。固不

欲多也。惟真之文。而且百金。可謂大書也。與此。

之無尺寸之勞。而賜二百金。可謂大幸乎。今吾堂五尺

亭子。亦皆知笑安土山記。而其有能文者。曾不得數金

之。何也。然則非文章不直錢。亦特其人之遇不遇也。已

王子淵聖主得買。臣頌如無甚奇技。然句法參差。變

化不窮。且事理明達。且有遺漏。實亦漢文之雋也。

公孫弘傳。其所稱。口。二十一人。西言人物。卒。於

此。於戲盛哉。

實
目句

朝日
夜

